

## 汉画像石中“树”的图像

高明

汉代画像石指两汉的墓室、祠堂、石阙等雕刻或者模制有画面的砖石构件,是汉代美术的重要遗存,亦称“汉画”。汉画像石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它是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堪称汉代的立体画,其地位是其他类别的艺术作品不能代替的。鲁迅评价道:“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汉代盛行的画像石,多采用特殊的浮雕形式制作:以刀代笔,或阳刻,或阴刻,或两者结合,还有浮雕与刻画相结合的,可谓雕中有画,画中有雕。一般都施朱彩。施彩前石料要经过打磨,但仍保留粗糙感,因而又显得随意、自然,使雕刻与造型风格相统一。汉代画像石对于研究汉代的建筑、雕刻、绘画等具有很高的价值。汉代的雕刻艺术,上承先秦青铜艺术,下开两晋南北朝雕刻艺术的先河。

现存汉画像石的规模和艺术水平大多极为可观,体现了墓主人地位的尊贵。其大多集中在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当地或附近石料充足的地区。汉画像石墓以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四川、江苏、安徽等地区为多。画像石发展了传统的雕刻技法,成为一种类型的雕刻作品,这样以刻和划制作的浮雕比以墨色绘制的壁画保持得更为长久,并给人立体的感觉。画像石是研究汉代建筑、生活、习俗及审美观念等有很高价值的艺术品。

—

汉画像石题材丰富,内容广泛,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击剑比武、庖厨宴饮、舞乐百戏、车骑出行、耕种纺织、珍禽异兽等,包含了汉代的政治、经济、民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历史故事、现实生活、神话传说和装饰纹样四大类型的题材。

历史故事类题材的画像石,反映汉代之前的历史事件,常见的有三种人物及其代表性事件。其一,古代帝王以及圣贤的形象,如三皇五帝、夏禹、夏桀、

文王及其十子、老子、孔子及孔门弟子等;其二,忠臣义士,如二桃杀三士、蔺相如奉璧、荆轲刺秦王、豫让杀身、聂政涂炭等;其三,孝子烈女,如老莱子娱亲、丁兰刻木、邢渠哺父、梁高行、楚昭贞姜、京师节女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石刻,层层罗列的历史题材画像占据了整个祠堂墙壁画面的绝大部分,而且人物故事皆有榜题为赞。这些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及祠主本人所推崇、效法的楷模,以宣扬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为主。在这类画像里面,突出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忠孝思想和人身依附关系,那些忠臣义士、孝子烈女,都是为其主、为其父、为其夫尽忠守节或“杀身成仁”的,可以说,这些是奉行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的形象标本(参见蒋文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

现实生活题材的画像石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刻画了封建贵族的奢靡生活。这类题材在汉画像石中所占比重较大,常见的画面有车骑出行、楼阁尊居、生产劳动、宴饮庖厨、乐舞伎戏、博弈游戏、射箭比武及水陆攻战等。如江苏徐州睢宁县双沟出土的“牛耕图”,反映了当时“男务耕种”的农家劳动情景。图中一人呵牛犁田,儿童随之播种,一人送饭,田边停着装满肥料的大车,车上站着几只小鸟,车旁一犬憩息,犹如一幅优美的风俗画。徐州铜山县洪楼出土的“力士图”、“百戏图”及苗山出土的“比武图”等,从多角度刻画了力士练功、比武场的面和艺人表演“角抵戏”的高超技艺。当时贵族之家娴于游射田猎,坐良骑、挟弩持弓、牵狗走鹰、宝马雕车为整个上层社会所喜爱的场景,故车马成了汉画像石最常见的题材。汉车马雕刻技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马的奔腾、车的疾驰,给人以尘土飞扬、如临其境的感觉。这一类画像内容既是对死者的纪念,也是对死者永享富贵的祈求。

神话传说题材的汉画像石表现了汉代人的思想意识和宗教幻想,这些题材多来自远古的神话传说。此类题材的画像,有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神农氏、黄帝、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北斗星君等天象,有乘云车及驾翼龙、飞鸟的神人,有驾鱼车、骑鱼

的海神海灵,有肩生双翅或羽化自飞的仙人,有各种奇禽怪兽、祥瑞灵异等。如徐州沛县栖山汉墓中的汉画像石,画面出现一幅坐在仙阁中的西山王母像,仙阁有两层,楼上西王母头上戴胜,凭几而坐,楼下有一大鸟口衔食物,楼外有两仙人捣药,上方有三足乌和九尾狐,皆口衔食物向阁而来。这与《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谓的“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的记载基本相符(参见邵统平《浅谈徐州汉画像石的艺术特征》)。这类画像内容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包含了儒、道、阴阳五行等各种思想和神话传说演变发展而来的鬼神形象,也包含了古代人们对宇宙认识的朴素唯物思想。刻画这类题材的画像,主要是为了祈求天地神灵保佑,避除不祥和死后升仙。

装饰纹样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以几何纹及其变型纹样为主,在画像石里起到装饰效果。这类纹饰从形式上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几何图案、动植物图案。主要的纹样有柿蒂纹、联璧纹、菱形纹、环形纹、三角纹、绳纹、波浪纹、钱币纹、鱼纹、玄武纹、蟾蜍纹等。

## 二

除以上的内容外,汉画像石中的树的形象也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有很丰富的内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积淀了丰厚淳朴的民族风俗,这些风俗有许多是与树有关的,既体现了古代人们的树崇拜,也从中折射出古代社会的制度观念以及人们的理想、愿望和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由于树木崇拜意识的形成,使得我国许多民俗与树木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把对自然、生命、未来的理解,渗透在对树木的崇拜之中,使自然之物——树木包容进了许多文化内涵。

汉代画像石中树的图像是对中国古代有关神树的神话的演绎和表现,说明神树神话是古代的人们观察自然、认识自然的历史产物,是有本有源的,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著述中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中的神树,这些神树不仅有名,而且有形,内涵也极为丰富,归纳之,大体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 扶桑。《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扶桑又名扶木。《山海经·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郡抵。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俗曰温源谷(即汤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说文·彖部》言:“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榑桑。彖,木也。”这些记载表明,扶桑是生长在东方(东极)汤谷之上的一种神树,扶桑是其名,它高达三百里,枝叶如芥叶,有十个太阳居住在此,是太阳栖居和升起的地方,所以扶桑又名太阳树,除了作为神树受人崇拜外,还作为太阳神或太阳树受人崇拜。

第二种 建木。有关建木的记载,也主要见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经》说:“九丘……有木,有叶紫经,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橰,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暉爰过,黄帝所为。”《海内南经》亦曰:“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纆、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栾通卵),其木若藿(带刺的榆树),其名曰建木。”据此可知,建木是一棵高达百仞(八十丈),长着青色的叶、紫色主干、开黑花、结黄果的神树。据《海内南经》的记载来看,建木的主干如同“若纆、黄蛇”(即扭曲着身子的无角黄龙),枝叶茂密如网(罗),果实像卵一样,树木的种属如同藿(刺榆树)。大暉曾经通过此树上天入地,并且这是黄帝所栽种或者制作的,它生长在成都。《淮南子·地形训》说:“建木在都广(应为广都),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广都即成都平原(参见杨雄《蜀王本纪》),是古人心目中大地的中心地带,建木就是生长在大地的中部、供众神上下的一棵神树。

第三种 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山海经·海内经》亦云:“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淮南子·地形训》说:“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华照下地。”由这些记载我们得知,若木是生长在大地西极的神木,西极是太阳落山的地方,若木亦是太阳栖息之所。若木的主干是赤色的,枝叶青绿,树上开着红花。

扶桑、建木、若木三类神树神话传说形成的论载,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人们在认识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宇宙观念,即认为浩渺的天穹实际上是由东极扶桑、中部建木和西极若木三棵神树支撑起来的,即使是太阳与众神也要循着这三棵神树攀援上下。所以神树崇拜与信仰实质上是中国上古时代人

们的天地观念的产物。

除上述三大神树外,中国古代还有众多的神树神话。如不死之树、社树、秩树、三桑、桃都等(参见张华珍、项章《楚“神树”研究》)。

### 三

在汉画像石中,常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以树形图案为内容的画像题材,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这种题材不仅占了一定的比例,而且一般都处于较为显要的位置,汉代人情有独钟地选中这类题材,在当时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因此,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汉画像石的本来意义得出更全面、更正确的解释,从而也为揭示汉画像石中隐藏的诸如汉代人的宇宙观念与精神世界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就目前发表的资料看,如果按画像的造型特征,可将这些神树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假山型。神树的枝叶繁茂,主干不明显,形似假山,或由主干和两丛一高一矮的枝干组成,其下为山峰。大多的神树主干大致呈S状,其上西王母盘坐正中,在西王母的两旁,分别刻绘有捣药的玉兔和羽人侍从等,主干上经常附有三叶仙草,有的还缠绕有翼龙、飞虎及祥云等。如1957年征集于绥德县杨孟元墓的门柱画像石(参见王伟林《陕北汉画像石中的树形图小议》)。

第二类:三角型。将树叶、树冠简约为一个三角形,呈柏树冠状,树干在三角形中间,采用线刻造型,一般的旁边间刻有人物、动物等形象。有单一形,也有呈二方连续纹样。如山东曲阜太阳生命树画像石。

第三类:珊瑚型。树的主干粗硕,其形状虽亦呈S形,枝干缠绕在一起,形似珊瑚状,树叶通常在树枝尖,呈羽毛状或三角形等,占了整个画面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处于中心部位。树上多出现飞禽,树下亦

有持弓人和马匹等动物。如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的扶桑树太阳鸟与后羿射日画像石。

第四类:“非”字型。树主干肥硕丰满,略呈S状,无枝干,主干上有规律地刻绘出数枚小圆叶,从主干的形态上看,这种神树有点象生长在印度、非洲的一些国家及我国广东等热带地区的一种奇异的树——面包树。如陕西神木县大保当的门柱画像石。这类题材中有些画像的下端还刻绘有山峰,如陕西米脂县官庄二号墓的门柱画像石等。其主干的顶端,常盘坐有鸟头或兽头的神,为了表达上的需要,有时甚至将神像的头刻绘在门楣画像石等区域(同上)。

第五类:手指型。树干粗壮,呈S形或笔直形,树枝与树叶连为一体,呈手指状分布,较为肥硕,占了整个画面二分之一的比例,处于中心部位。周围分布人物、禽兽等图形。如山东曲阜太阳鸟扶桑树画像石。

第六类:枯枝型。树干、树枝纤细,均呈S形,无树叶,似枯枝,占画面的主要地位。树上点缀飞禽,树下有人物造型。如河南南阳金乌扶桑树与后羿射日画像石。

可见,汉代画像石中树的图像反映出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间祸福,并能惩恶扬善,驱邪辟鬼,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这一方面是人们愿望的体现,同时也是依赖心态的反映。汉代画像石树图像中蕴蓄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成为汉代文化艺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共同汇集成中国文化的滚滚长河。

(作者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